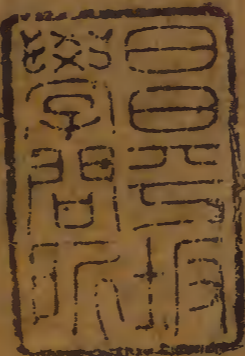


列傳
 鄭太 孔融 荀彧 皇甫嵩 朱雋 董卓



			五	漢
		二	〇	書
	四	二	〇	門
五	七	二	〇	
〇	七	二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二	五
七	〇
〇	二
三	〇
三	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24
冊數	50(42)
函號	279 78

漢書

二〇



鄭太元融荀彧列傳第六十

范曄後漢書七十

鄭太傳

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司農衆之曾孫也

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南少有才略靈帝末知天下將亂

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初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及大將軍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公業

為尚書侍郎續漢志曰尚書凡六曹侍郎三

起草文書遷侍御史進將誅閹宦欲召并州牧

董卓為助公業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
無馱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借音子將忍凶
愆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
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
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為陳時務之所
急數事進不能用乃弃官去謂潁川人荀攸
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作亂公業
等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顥共說卓以袁紹
為勃海太守以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乃
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羣僚莫敢忤旨公業

鄭太傳

恐其衆多益橫凶彊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
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公
業懼乃詭詞更對曰詭猶詐也非謂無用以為山
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試為明公略陳
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結人庶相動非不
強盛然光武以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
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戰是謂弃之其衆雖
多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
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懾服二
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

長者

孟卓名邈

坐不闕堂

言不妄視也

孔公緒

孔緒

清談

高論噓枯吹生

使枯者噓之使生者吹之並

無軍旅之才執銳之幹臨鋒決敵非公之儔

三也山東之士素乏精悍悍勇未有孟賁之

勇慶忌之捷

說死曰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

天許慎注淮南子曰孟賁備人也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於河先其伍船人怒以楫楫其頭

不知其孟賁故也中河孟賁賁目視僚子也

植目裂船中人盡播入河慶忌吳王僚將攻

射之矢滿把不能中聊城之守史記燕將攻

駟馬追之不能及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

鄭太傅

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

若恃衆怙力

恃怙亦恃也

將各基峙

峙止也○劉毅

基謂如基不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

動作基無理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

與羗戰婦女猶戴戟操矛挾弓負矢挾持况

其壯勇之士以當妄戰之人乎其勝可必六

也且天下疆勇百姓所畏者有并涼之人劉

放曰按文字多一有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

羗八種義從八種並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

譬驅虎兇以赴犬羊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

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誠可任智謀

可恃以膠固之衆膠亦固也當解合之勢猶以烈
 風掃彼枯葉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理者
 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
 國平正討滅宦豎忠義克立以此三德待彼
 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州鄭玄學
 該古今玄北海人北海郡原清高直亮魏志
根矩北海朱虛人也與管寧俱以操尚稱皆儒生之所仰羣士楷
 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彊弱且燕趙齊
 梁非不盛也終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也
 卒敗滎陽前書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淄川

鄭太傅

王雄渠景帝三年反大將軍況今德政赫赫
條侯周亞夫將兵破之滎陽股肱惟良彼豈讚成其謀造亂長寇哉其不
 然十也若其所陳少有可採無事徵兵以驚
 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弃德恃衆自虧
 威重卓乃悅以公業為將軍使統諸軍討擊
 關東或說卓曰鄭公業智略過人而結謀外
 寇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與竊為明公懼之卓
 乃收還其兵留拜議郎卓既遷都長安天下
 飢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公業家有餘資
 日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衆乃與何

顯荀攸共謀殺卓事洩顯等被執公業脫身
自武關走東歸袁術術上以為揚州刺史未
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二

孔融傳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

祖霸為元帝師位至侍中前漢霸字次儒元

父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融家傳曰兄弟

有自然之性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融

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荅曰我小兒法當取

宗族奇之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

孔融傳

膺膺穎川襄城人融家傳曰聞漢中李公清

節直亮意慕之遂造公門李固漢中人為

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

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

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

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

君同德比義兩相師友家語曰孔子謂南宮

古而達今通禮樂之源明道德之歸即吾則

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

陳煒後至煒音于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

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

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年十三喪
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
博涉多聞山陽張儉為中常侍僕覽所怨覽
為判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刑削也謂削去告人姓名也劉放曰
正文按覽何能判章下州郡儉與融兄褒有
蓋是詔字張儉傳中可見也舊亡抵於褒不遇抵歸也融家傳時融年十
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窘迫也謂曰
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止舍
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
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

孔融傳

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
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
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前書音義
日讞請也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與平
原陶丘洪陳留邊讓齊聲稱州郡禮命皆不
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
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
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撓音乃孝也
反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楊賜遣融奉
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

南官屬恥之私遣劔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
進曰孔文舉有重名融家傳曰客言於進曰
警諸物類猶眾星之有北辰也將軍若造怨
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
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
高第為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
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劉放曰案漢官無
候耳明字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
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
轉為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賊衝

孔融傳

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
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
等羣輩二十萬眾從冀州還融逆擊為饒所
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為黃
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
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璆音
反又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
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
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
為棺具而斂葬之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

屯都昌

都昌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

為賊管亥所

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

劉備

吳志慈字子義東萊人也避事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

母并致餉遺時融為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

母謂之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

慈單步見融既而求救於劉備得兵以解圍

焉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

遣兵二千救之賊乃散走時袁曹方盛而融

無所協附左丞黃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

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

孔融傳

無成功

迄竟也

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

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

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

隱憑也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山

東妻子為譚所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為將作

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

卿大夫皆隸名而已說文云初太傅馬日磾

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

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為軍帥

日磾深自恨慨遂嘔血而斃三輔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

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揚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
秋曰術從日碑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條軍中
十餘人使促辟之日碑謂術曰卿先代諸公
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及
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患及
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曰日碑以上
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也前書有繡
指衣直寧輯東夏也輯和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
章表署用輒使首名皆所上章表及署補用附
下岡上前書曰附下姦以事君左傳叔向曰
吾所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公羊傳曰鞍之
能禦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
衛之侵地使耕者東西其畝以蕭同叔子為

孔融傳

質則吾舍子國佐曰與我紀侯之
反魯衛之侵請諾使耕者東西其畝是則土
齊也蕭同叔子者齊君母也齊君母猶晉君
之毋也曰不可請戰一戰而勝則齊國盡子
戰而不勝請三戰三戰而勝則齊國盡子
之有也何必蕭同叔子為質揖而去之○劉
放曰注及魯衛之侵請諾也使耕者東西其畝又
云使反魯衛之侵請諾使耕者東西其畝案
公羊本文及當作反又但云東其畝多西字
下文又多一使字却少一地字及多一西字
宜僚臨白刃而正色楚白公勝欲為亂謂石
人當之則可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相
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
而見之以劍不動事見左傳王室大臣豈得以
承之以劍不動事見左傳王室大臣豈得以
見脅為辭又素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碑隨
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

後漢書

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

之罪貶不書日公羊傳曰叔孫得臣卒何休

君而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鄭人討幽公之

亂斷子家之棺左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

社預注曰斷薄其棺不使聖上哀矜舊臣未

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而論者多欲復

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左傳

社預注曰人生敦龐吏端刑清也端直政無過失

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

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孔融傳

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弃殘其支體非

所謂與時消息者也易曰天地盈虧紂斲朝涉

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尚書曰紂斲朝涉之脛

涉水者謂其脛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前書

耐寒斲而視之若各別一人是下

常有千八百紂也文○劉放曰按求俗休和弗

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

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左傳曰靈公廢

牙使高厚傳牙夙沙衛為少傅崔杼逆光而

立之是為莊公莊公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

唐以伊戾禍宋左傳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

矣請從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聘而告
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容盟矣公使視之則
信有焉公囚太子太子縊死趙高英布為世
大患徐聞其無罪乃烹伊戾高故宮人也遂專
盜及屬項羽常為先鋒陷陣後歸漢為九江
王謀反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
善耳雖忠如鬻拳左傳初鬻拳彊諫楚子弗
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拳
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楚人以
刑閣君猶不忘信如卞和韓子曰楚人和氏得
刑君於善信如卞和璞玉於楚山之中獻
納君於善信如卞和璞玉於楚山之中獻
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
謾己則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和又奉其璞王
人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
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

孔融傳

盡而繼以血王使玉人攻璞而得寶焉荆王
封和為陵陽侯和辭不就而去乃作怨歌琴
操曰進寶得刑足離分去封立智如孫臏
信守休芸兮斷者不續豈不冤兮魏惠王為將
史記孫臏與龐涓學兵法涓事魏惠王而
軍自以能不及臏陰使召臏斷其兩足而
之臏後入齊威王問兵法以為師魏與趙攻
韓齊使田忌將而往龐涓聞去韓而歸臏謂
田忌曰魏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軍半至使
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明日
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
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
兵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
當至馬陵馬陵道狹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
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木下於是火
齊軍曰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
舉而俱發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攢火燭
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
龐涓自知敗遂自剄死按史記彼文更有
名矣○劉放曰注軍半至按史記彼文更有

卷之六

他語故末云軍半至今既節取不宜長此

三字又令齊軍曰善射按文多一曰字

如巷伯之命於宮中故謂之巷伯也

刑詩以刺幽王也才如史遷李陵為匈奴敗

立功以報漢遂被下蚕達如子政劉向字子

室宮刑後乃著史記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

上方不驗乃下吏當死上奇其才得踰冬減論

班固云向博物一離刀鋸沒世不齒刑國語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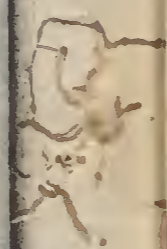
也鋸是太甲之思庸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

庸孔注曰穆公之霸秦伐鄭寒叔諫不從晉

襄公敗諸峭囚孟明等後歸之穆公曰孤之

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

孔融傳



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

謹敬也賓既醉止載號載歎不知其為惡也

陳湯之都賴前書湯字子公遷西域副校尉

都賴魏尚之守邊文帝時尚為雲中守坐上

水人馮唐為郎為言文帝無所復施也漢開改

赦尚復為雲中守也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

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

焉是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

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也詔書班下其事

融上疏曰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

為不軌至乃郊祀天地擬儀社稷昏僭惡

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體謂國家之大體也

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

器老子曰天下神陛級縣遠祿位限絕賈誼曰人

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論語曰夫子之不可

如階而升也又曰仲尼每有一豎臣輒云圖

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形見愚謂

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

謂此也前書賈誼曰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

其器况乎貴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左傳

臣之近主乎齊桓

孔融傳

伐楚責以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社

預注曰包裏束也茅菁茅也東茅而灌之以

酒為縮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公羊傳成公元

于貧戎孰敗之蓋晉敗之蜀為不前以露素

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闕高

岸天險可得而登也史記李斯曰故城高五

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矣樓季而難五

丈之限豈跛牂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漸之勢

異也爾雅曰羊牝曰牂易曰天案表跋扈擅

誅列侯過絕詔命斷盜貢篚鄭玄注儀禮曰

萃淵藪萃書曰今商王受亡道為天下罪人逃亡者而

紂為魁主密聚泉府數澤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左傳取

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城哀伯諫曰君人者昭

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部鼎

在廟彰孰甚部桑落瓦解其勢可見詩曰桑

其黃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五

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帝並獻帝傷其早歿

欲為脩四時之祭以訪於融融對曰聖恩敦

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

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懷王臨江愍

王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產昆弟即

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梁懷王揖景帝弟也立

孔融傳

帝兄也為皇太子四歲廢為王坐侵廟墻地

自殺齊懷王閔武帝子昭帝異母兄立八年

薨臣賢案齊哀王悼惠王之子高帝之孫非

昭帝弟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為王而薨

融家傳及本傳皆作公此為王者亦誤也

未聞前朝修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

紀臣愚以為諸在冲齟聖慈哀悼禮同成人

加以號謚者宜稱上恩證反音尺祭祀禮畢而

後絕之至於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

已然之法所未敢處處猶安也初曹操攻屠鄴城

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

甄氏袁紹傳熙紹之中子也甄氏中山無極

曰熙出在幽州魏氏侍姑及鄴城破文帝入

紹舍后怖伏姑膝上帝令舉頭就視見其顏

色非凡太祖聞之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

姐已賜周公蘇氏音丁末反又音旦紂之妃有

武王克殷斬姐已頭懸之於小白旗操不悟

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

操討烏桓建安十年也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

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楛矢國語曰昔武王克

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肅慎

國記曰肅慎氏其地在夫餘國北東濱大瀋

也魏略曰挹婁一名肅慎氏說文曰楛木丁零

孔融傳

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有山海經曰北海之內

武使匈奴單于徙北海上丁時年飢兵興操

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融集與

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

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

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

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激其怒趙之廝養東

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氣高祖非醉斬

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

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

中興表盜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

著功於漢屈原不鋪糟歆醕取困於楚由是

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又書曰昨承訓荅陳二

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

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魯因儒而損燕噲

以讓失社稷今令不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

令不弃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不

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三

王為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

戎也王為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

宕多致乖忤偏邪跌宕又嘗奏宜準古王畿

之制千里窠內不以封建諸侯周禮方千里

五百里侯畿鄭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悼之

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

鯁大業山陽郗慮續漢書慮字鴻豫山陽高

江表傳曰獻帝嘗時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

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

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穆曹操以書和解

之慮從光祿勳遷御史大夫○劉放承望風

曰注獻帝常時見慮案文時當作特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故書激

孔融傳

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尚書曰

禹為司空禹讓稷契暨皋陶以益為朕虞益

讓于朱虎熊羆以伯夷為秩宗伯夷讓于夔

龍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九韶之樂致異物

鳳皇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為君若齊孟陽代

賊西漢紀信乘黃破家為國若佞吳李通誅

屋誑楚之類也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讎一餐之

惠必報史記范睢一餐之德故鼂錯念國溝

禍於索盞景帝時錯為御史大夫以諸侯國

為名表盞素與錯不相善盞乃進說屈平悼

楚受譖於椒蘭屈平楚懷王使張儀誦詐懷王令

絕齊交又誘請會武關平諫王不聽其言卒
客死於秦懷王子子椒子蘭讒之於襄王而
放逐之秦懷王子子椒子蘭讒之於襄王而
見史記之彭寵傾亂起自朱浮朱浮與寵不相
寵遂鄧禹威損失於宗馮鄧禹征赤眉令宗
人爭權相攻遂殺欽因反擊馮愷守拘邑二
禹今流俗本宗誤作宋也由此言之喜怒
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音余昔庶藺小國之
臣猶能相下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渑池歸
頗曰吾不忍為之下必辱之相如每朝常避
之頗聞之肉袒負荆謝之相為刎頸之友
事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
史記公中鈞後桓公即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鈞之虜公子糾與桓公
公中鈞後桓公即爭立管仲射桓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
位以管仲為相也

孔融傳

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介介猶帶芥
平私情為帶芥者也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
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憮音舞憮昔國家東遷
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
玄又明司馬法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
也法鴻豫亦稱文舉竒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
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忌
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
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搆孤為人臣進
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

後漢傳卷之六十一 七

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至融

報曰猥惠書教猥曲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

里比郡山陽與魯也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

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

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懼欣受之昔趙宣

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宣子趙盾謚也國語

趙宣子言韓厥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

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

也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吾舉厥況無彼人之功

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即屈原也掌

孔融傳

招屈原故智非鼂錯竊位為過免罪為幸乃

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寇賈為世壯

士愛惡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

蟲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夏小正云昆蟲也

有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

曠以為不如心競左傳秦伯之弟鍼如晉脩

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

曰班爵同何以點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

秦晉不和又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

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師

曠曰公室懼卑臣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

跨下之負韓信貧賤淮陰少年揄次之辱荆軻嘗游榆次與蓋聶論劍不知貶毀之於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去已猶蚊蚋之一過也蚊蚋之音暫過未以為害子產謂人心不相似左傳曰子產謂子皮曰人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鑪累以上居酒甕四邊隆起一面高如鍛鑪故名鑪字或作壚韓子曰宋人有一面高如鍛鑪者斗饜甚平客甚謹為酒甚美而酒不售酒酸者怪其故問所不知閭長者楊倩二人曰汝狗猛耶曰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令孺子懷錢挈至於壺往沽狗迎齧之酒所以酸而不售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韓子曰齊

孔融傳

有居士田仲宋人屈穀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法堅如石厚而無竅願獻先生田仲曰夫子徒謂我也凡貴於樹瓠者為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以盛物而任堅如石則不可以恃仰人對吾無以此瓠為也將弃之今仲不可以恃仰人國亦堅瓠之類它者奉遵嚴教不敢失墜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卻穀公謀元帥使卻穀將中軍乃不輕公叔之升臣也衛大夫其家臣名僕音士眷反見論語公與之並為大夫僕音士眷反見論語同其愛訓誨發中言曹公與己同愛卻慮懿伯之忌猶不得念喪禮記檀弓曰滕成子公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

漢書卷六十九

日懿伯惠伯之也况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裁父也忌怨也哉賢吏謂慮也輒布腹心脩好如初昔言至意終身誦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太中大夫職在言議故云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漢官典職儀曰虎賁中郎將主武賁千五百人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詩大雅有典刑也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

孔融傳

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典略曰粹字文蔚陳留人少學於蔡邕建安初以高第擢拜尚書郎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融誅之後人觀粹所嘉其才而忌其筆也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史記曰魯大

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也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魯也謫訕朝廷也蒼頡篇曰訕非也又融為九

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謂不加幘唐突宮掖又前
與白衣襴銜跌蕩放言跌蕩無儀檢也放縱也云父之
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殺耳子
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說文曰瓶
走而高似出則離矣既而與銜更相贊揚銜謂
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願回復生大逆不道
宜極重誅書奏下獄弃市時年五十六妻子
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
全寄它舍二子方弈碁融被收而不動左右
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

孔融傳

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
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哭而止
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
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
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
相善每戒融剛直魏略曰曹操為司空威德
傲習常責融令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
改節融不從之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為操聞大怒
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
歎曰楊班儔也慕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

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

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文帝以習有藥布之

節加中散大夫前書曰藥布梁人也為梁王

越梟首雒陽下布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

為之不採宣帝時司隸校尉蓋寬饒以直言

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是以孔父正色不容

弑虐之謀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

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紓音舒

也盜齊謂田常也莊子曰田成子一且弑齊

孔融傳

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唯禮可以已之

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

雄心忤逆也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移鼎

漢之鼎也人存謂曹操身在不得篡位也左

傳曰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

周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代終謂代漢祚

尊丕受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負園委

屈可以每其生哉音義曰刑謂刑圍無稜

也每貪也言寧正直以傾覆摧折不慄慄焉

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慄慄言勁

荀彧傳

荀彧字文若

表宏漢紀彧作郁

潁川潁陰人朗陵令

淑之孫也

朗陵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

父緄為濟

南相

緄音古本反

緄畏憚宦官乃為彧娶中常侍

唐衡女

典略曰衡欲以女妻汝南傳公明不取轉以妻郁

彧以少

有才名故得免於譏議南陽何顥名知人見

彧而異之曰王佐才也中平六年舉孝廉再

遷亢父令

亢父縣屬梁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亢音剛父音甫

董卓

之亂棄官歸鄉里同郡韓融時將宗親千餘

家避亂密西山中

密縣西山也

彧謂父老曰潁川

荀彧傳

四戰之地也

四面通也

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密雖

小固不足以扞大難宜亟避之

亟音紀力反

鄉人

多懷土不能去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

之彧乃獨將宗族從馥留者後多為董卓將

李傕所殺略焉彧比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

位紹待彧以上賓之禮彧明有意數

數計數也○劉

攷曰按文但云明有意數不成

見漢室崩亂

每懷匡佐之義時曹操在東郡彧聞操有雄

略而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初平二年乃去紹

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

比之張良

以為奮

武司馬時年二十九明年又為操鎮東司馬

興平元年操東擊陶謙使或守甄城縣名屬濟陰郡

刑及操今作甄音綸也甄任以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充

潛迎呂布布既至諸城悉應之邈乃使人譎

或也譎詐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

供軍實或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故邈計不

行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萬來到城下求見

或或將往東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惇魏志曰

國讓沛人曰何知貢不與呂布同謀而輕欲見之

荀彧傳

今君為一州之鎮往必危也或曰貢與邈等

分非素結今來速者計未必定及其猶豫宜

時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不令其有若先

懷疑嫌彼將怒而成謀不如往也貢既見或

無懼意知城不可攻遂引而去或乃使程昱

說范東阿魏志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范縣屬東

州郡今濟州縣也使固其守卒全三城以待操焉謂甄

阿也二年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定呂布

或諫曰昔高祖保關中高祖拒項羽常光武

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可以勝敵

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
本以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曹操初從東
迎領兗州牧遂進兵破黃巾等故能平定山
東也○劉放曰注東郡守案文少一太字
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軍之關河也若不先
定之根本將何寄乎宜急分討陳宮使虜不
得西顧乘其閒而收熟麥約食糴穀以資一
舉則呂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東未見其便
多留兵則力不勝敵少留兵則後不足固布
乘虛寇暴震動人心縱數城或全其餘非復
已有則將軍尚安歸乎且前討徐州威罰實

荀彧傳

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就能破
之尚不可保彼若懼而相結共為表裏堅壁
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
出一旬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矣夫事固
有奔彼取此以權一時之勢願將軍慮焉操
於是大收熟麥復與布戰布敗走因分定諸
縣兗州遂平建安元年獻帝自河東還洛陽
操議欲奉迎車駕徙都於許衆多以山東未
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恣睢肆恣貌睢音火
盜跖曰殺不辜暴戾恣睢未可卒制或乃勸操曰昔晉文

漢書卷九十四 匈奴傳第六十四 二十一

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左傳曰求諸侯莫如

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晉侯以左師逆王

入于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於隰城遂定

霸業天下漢高祖為義帝發喪高祖大

項羽殺義帝於郴高祖為義帝發喪高祖大

哭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

今項羽放殺義帝大逆無道

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

也左傳城文仲曰天子蒙

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

將軍首唱義兵徒

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雖禦難於外乃心無

不在王室尚書曰雖爾身在外乃

軫鄭玄注周禮曰

軫輿後橫木也

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

思兆人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

荀彧傳

入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

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

為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俊生

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以

或為侍中守尚書令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

之事皆與或籌焉或又進操計謀之士從子

攸魏志荀攸字公達太

當何及鍾繇郭嘉

憂哉及鍾繇郭嘉

器之早卒太祖與或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

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陳羣杜襲

荀或薦襲太祖以為丞相司馬懿戲志才

等即懿字仲達皆稱其舉唯嚴象為揚州決錄

康為涼州後並負敗焉康字元將京兆人父

紹既蕪河朔之地有驕氣而操敗於張繡魏

操大怒欲先攻之而患力不敵以謀於或

或量紹雖強終為操所制乃說先取呂布然

荀或傳

後圖紹操從之三年遂擒呂布定徐州五年

索紹率大衆以攻許操與相距紹甲兵甚盛

議者咸懷惶懼少府孔融謂或曰索紹地廣

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為其謀先賢行狀

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任

其事配字正南魏郡人忠烈慷慨有不可犯

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

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

正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顏良文醜

其

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也後皆如或之籌事

在索紹傳操保官度官度即古之鴻溝也於

所保處在今鄭州中與紹連戰雖勝而軍糧

方書書與或議欲還許以致紹師致猶至也

戰者致人人或報曰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

榮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

先退則勢屈也高祖與項羽於榮陽成臯間

西為漢而退高祖遂乘公以十分居一之衆

羽敗之垓下追殺之畫地而守之言畫地作限隔也鄒

搯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搯音厄搯謂情

晉書傳

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

從之乃堅壁持之遂以奇兵破紹紹退走封

或萬歲亭侯邑一千戶六年操以紹新破未

能為患但欲留兵衛之自欲南征劉表以計

問或或對曰紹既新敗衆懼人擾今不因而

定之而欲遠兵江漢若紹收離糾散糾合乘

虛以出則公之事去矣操乃止九年操拔鄴

自領冀州牧有說操宜復置九州者以為冀

部所統既廣則天下易服操將從之或言曰

今若依古制是為冀州所統悉有河東馮翔

扶風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鄴城海內震
駭各懼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衆今若一處
被侵必謂以次見奪人心易動若一日生變
天下未可圖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備復舊
京南臨楚郢責王貢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
則人人自安須海內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
長久之利也操報曰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
矣遂寢九州議十二年操上書表或曰昔袁
紹作逆連兵官度時衆寡糧單圖欲還許尚
書令荀彧深建宜任之便遠恢進討之略恢

荀彧傳

也起發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徼其軍實

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規改就荆南之策或

復備陳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旆冀土

官度紹必鼓行而前

利以自百

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勢

表委奔兗豫飢軍深入踰越江河

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或建二策以

日漢上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或建二策以

各規利入臣衆怯沮以喪氣也沮止

捷勝

謂冀青

左傳

反旆社預曰

鼓行謂鳴鼓而

百其勇也

也

汜即漢水

日漢上

爲汜

亡為存以禍為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是故

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既搏擊也高祖論

功行封以蕭何為最功臣多不服高祖云諸

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

獸者人也諸君徒能追得獸耳功狗也至如

放何發縱指示功又也縱或作蹤兩通○劉

示案文少一縱字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

之力張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策帷幄

戶以原其績効足享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

所受不侔其功也侔等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

疇戶邑前書曰復其後代疇其爵邑音義或

深辭讓操誓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

荀或傳

猶謂之盜左傳介子推况君奇謨拔出興亡

所係可專有之邪操不專功欲雖慕魯連冲

高之迹史記曰趙欲尊秦為帝魯連止之平

下之士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取也即將

為聖人達節之義乎左傳曰聖達於是增封

千戶并前二千戶又欲授以正司或先守尚

正除或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操

將伐劉表問或所策或曰今華夏以平荆漢

知亡矣可聲出宛葉而閒行輕進以掩其不

意操從之會表病死魏志操如或計表十七

年董昭等昭字公仁欲共進操爵國公九錫

備物禮舍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

賁百人七日斧鉞八曰弓矢九曰鉅鬯謂之

以之繁弱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密以訪或或

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勲庸崇著

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

遂寢禮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姑息也操心不能

平會南征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因表留或

曰臣聞古入遣將上設監督之重下建副二

之任史記齊景公以田穰苴為將軍扞燕苴

荀彧傳

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輕願得君之寵

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使莊賈

往即監督所以尊嚴國命謀而鮮過者也

曰謀而鮮過臣今當濟江奉辭伐罪宜有大

使肅將王命文武並用自古有之使持節侍

中守尚書令萬歲亭侯或國之重臣德洽華

夏既停軍所次便宜與臣俱進宣示國命威

懷醜虜軍禮尚速不及先請臣輒留或依以

為重書奏帝從之遂以或為侍中光祿大夫

持節參丞相軍事至濡須濡須水名也在今

吳錄曰孫權聞操來夾水立塢或病留壽春

壽春縣屬淮南郡也操饋之食發視之乃空器也

於是飲藥而卒時年五十

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為報怨完得書以示或惡之隱而不言完以備或恐事覺欲自發

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

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配上或曰伏后無子

性又凶邪往嘗與父書言詞醜惡可因此廢

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或陽驚曰昔已嘗

為此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太祖

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乃齋璽書攜軍飲饗

而遣之遂請問太祖知之卒於壽春帝哀惜之祖

日為之廢燕樂

祖曰脩好遠遊紀以為謚曰敬侯明年操遂稱

荀彧傳

魏公云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天下之

命倒懸矣趙岐注孟子曰荀君乃越河冀閒

關以從曹氏展開猶苦也察其定舉措立言策措置

也也崇明王略以急國艱豈云因亂假義以就

違正之謀乎言或本心誠仁為己任期紓人

於倉卒也音紓緩也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

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為

中賢以下道無求備智筭有所研踈原始未

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

賢一說而斃兩國兩國謂齊與吳也田常欲伐

魯仲尼令出使勸田常伐吳常許之賜又至

吳請夫差伐齊又之越說句踐將兵助吳又

之晉說以兵待吳越襲其後遂殺夫差故子貢

爭疆晉果敗吳越

破吳疆晉霸越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

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子貢不欲違

但其事不兼濟也言或豈願疆

曹氏冷代漢哉事不得已也

方時運之屯

勢疆則皇器自移矣謂魏太祖功業大此又

而神器自歸也

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

成仁之義也

荀彧傳

贊曰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偪謂說辭

揮金僚朋揮散北海天逸音情頓挫逸縱也

抑揚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轡安歸高謀誰

佐直轡直道也言其道無所或之有弼誠感

國疾功申運改迹疑心迹若可疑

鄭太孔融荀彧列傳第六十

張臬王鰲叟校正

皇朝通志卷之六十一
皇朝通志卷之六十一
皇朝通志卷之六十一
皇朝通志卷之六十一
皇朝通志卷之六十一
皇朝通志卷之六十一
皇朝通志卷之六十一
皇朝通志卷之六十一
皇朝通志卷之六十一
皇朝通志卷之六十一

荀彧傳

皇甫嵩朱雋列傳第六十一

范曄後漢書七十一

皇甫嵩傳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

兄子也父節鴈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

詩書習弓馬初舉孝廉茂才續漢書曰舉孝廉為郎中遷霸

陵臨汾令以父喪遂去官太尉陳蕃大將軍竇武連辟並

不到靈帝公車徵為議郎遷北地太守初鉅

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良師作良郎或奉事黃老道畜

養弟子跪拜首過首音式受反符水呪說以療病

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諂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

皇甫嵩傳

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隸使鈞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案驗官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勅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標幟幟音幟尺志反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為蛾賊蛾音魚綺反即多蟻字也喻賊衆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

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詔勅州郡
修理攻守簡練器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
輟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尉大谷輟轅
在洛陽東南旋門在汜水之西名羣臣會議嵩以為宜解黨
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帝從之
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為左中郎
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共發五校三河騎
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各統一軍共
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
保長社波才引大眾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

皇甫嵩傳

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

孫子兵法曰凡

戰者以正合以奇勝者也故善出奇無窮在天地無竭如江海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

不可勝也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燒

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

可成也

田單為齊將守即墨城燕師攻其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采束示盾於其

角繫火於其尾穿城而出城上其夕遂大風

大諫燕師大敗事見史記也

嵩乃約勅軍士皆束苜乘城

苜音巨說文使云束葦燒之

銳士閒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

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

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合軍更戰大破

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雋乘勝進討
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
華並破之西華縣屬汝南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
擊東郡黃巾卜巳於倉亭生禽卜巳斬首七
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
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與
角弟梁戰於廣宗今貝州宗城縣梁衆精勇嵩不能
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
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
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

皇甫嵩傳

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繫獲甚衆角
先以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
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
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社元凱注左傳曰積
尸封土於其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
上謂之京觀收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並屬扶風合八千
戶以黃巾既平故改年為中平嵩奏請冀州
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
大亂兮市為墟毋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
甫兮復安居嵩温邨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

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
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
吏懷慙或至自殺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
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
說嵩曰干謂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
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
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
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
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
春收功於末冬老子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准

皇甫嵩傳

南子曰凡命將主親授鉞兵動若神謀不再
計摧強易於拆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間
神兵電掃封戶刻石南向以報威德震本朝
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
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
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
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
棄三分之業利劍以揣其喉方發梅毒之歎
者機失而謀乖也前書項羽使武涉說韓信
食我背之不祥又蒯通說信令信背漢三分
天下鼎足而立信曰漢王遇我厚豈可背之

哉後信謀反為呂后所執數曰吾不
用蒯通計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今主上
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撝足以振
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搗即磨字古通赫然
奮發因危抵頽抵音紙崇恩以綏先附振武
以臨後服徵異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
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沓漳河飲馬孟津
誅閹官之罪除羣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
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熊羆之
率因迅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
請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

皇甫嵩傳

寶器於將興寶器猶神器也推亡漢於已墜實
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不雕衰
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
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豎官羣
居同惡如市左氏傳韓宣子曰同上今不行
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史記范蠡曰大名之下難
居以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
及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勢創圖
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
易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

造不翼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
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
且不朽二句皆左及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
計不用因亡去英雄記曰梁州賊王國等起
車騎將軍忠會邊章韓遂作亂隴右明年春
詔嵩迴鎮長安以衛園陵章等遂復入寇三
輔使嵩因討之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
侍趙中舍宅踰制乃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
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為憾奏
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

皇甫嵩傳

將軍印綬削戶六千更封都鄉侯二千戶五
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為左將軍督
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
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
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
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
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
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孫子有
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
孫子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
動於九天之上玄女三宮戰法曰行兵之道

天地之寶九天九地各有表裏九天之上下六
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能順之萬全
可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
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
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
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
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
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
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
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司馬兵法
言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鬪

皇甫嵩傳

蜂蠆有毒皆左氏傳文况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
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
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
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
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
忌嵩明年卓拜為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
不從嵩從子酈酈音歷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
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與董
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
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

進此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
今為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
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
責也春秋左氏傳曰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不如顯奏其事使
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
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為城門校
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
弱閣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
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
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

皇甫嵩傳

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殺命海
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
禽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
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
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
責以大義質正也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
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復拜嵩議
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
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已下皆拜以屈嵩音風
諷謂諷既而抵手言曰義真猶未乎猶音服
動也

捕牛乘馬捕即古服字也今河朔猶有此言音備嵩笑而謝之卓乃

解釋軍俱征邊章韓遂爭雄及嵩拜車下卓

鴻鵠固有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

公今日變為鳳皇耳及卓被誅以嵩為征西

將軍又遷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尉冬以流

星策免日續漢書曰以復拜光祿大夫遷太常

尋李傕作亂嵩以病卒贈驃騎將軍印綬拜

家一人為郎嵩為人愛慎盡勤劉放曰按

配慎當是畏字勤又當在盡字上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

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於外又折節下

皇甫嵩傳

士門無留客言汲引時人皆稱而附之堅壽

亦顯名後為侍中辭不拜病卒

朱雋傳

朱雋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常販繒

為業雋以孝養致名為縣門下書佐好義輕

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

庫錢百萬以為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

貧無以備雋乃竊母繒帛為規解對規被錄

解為備錢以母既失產業深恚責之雋曰小損

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縣長山陽度

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以雋為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為州所奏罪應棄市雋乃羸服閒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判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雋亦終無所言後太守徐珪舉雋孝廉再遷除蘭陵令政有異能為東海相所表會交趾部羣賊並起牧守軟弱不能禁又交趾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和元年即拜雋交趾刺史令過本郡

朱雋傳

簡募家兵及所調

家兵僮僕之屬

合五千人

分為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

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

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

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戶賜黃金

五十斤徵為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

雋有才略拜為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

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嵩

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雋於是進封西鄉侯

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

神上使衆數萬殺郡守褚貢屯宛下百餘日
後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為帥衆
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雋與荊州刺史徐璆
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
不拔有司奏欲徵雋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
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史記
曰白起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大良造
攻魏拔之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攻
楚拔鄢郢五城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
陵樂毅趙人也賢而好兵燕昭王以為臣卿
後為上將軍伐齊入臨淄雋討潁川已有功
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

朱雋傳

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雋因急擊弘
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少不敵
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
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
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
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雋曰兵有形同
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
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
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
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

朱雋傳

急攻連戰不剋雋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
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
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
當况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兵入城
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
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乘勝
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
積忿忠遂殺之餘衆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為
帥還屯宛中雋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鄂精山
又破之西鄂故城在今鄧州西復斬萬餘級

朱雋傳

賊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節拜雋右車騎
將軍振旅還京師以為光祿大夫增邑五千

更封錢塘侯錢塘今杭州縣也錢塘記云昔

水始開募有能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旬日
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講不復取皆遂弃
土石而去塘已成也○劉放曰加位特進

以母喪去官起家復為將作大匠轉少府太
僕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
大賢于氏根青牛角張白騎劉石左髡丈八

平漢大計司隸掾哉九州春秋大計作雷公

浮雲飛燕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

畦固苦啜之徒九州春秋啜作並起山谷閒

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為張

白騎輕便者言飛燕多髭者號于氏根左氏傳曰

于思于思弃甲復來杜預注云于思多鬚之貌也大眼者為大目如

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小者六千

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飛

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

內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衆至百萬號曰黑

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

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

朱雋傳

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燕

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雋為河內太

守將家兵擊却之其後諸賊多為素紹所定

事在紹傳復拜雋為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

城門校尉河南尹時董卓擅政以雋宿將外

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兵盛卓懼數請

公卿會議徙都長安雋輒止之卓雖惡雋異

已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為已副使者

拜雋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

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可也使者詰曰

台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之其
故何也雋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
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
者曰遷都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
受雋曰相國董卓具為臣說所以知耳使人
不能屈由是止不為副卓後入關留雋守洛
陽而雋與山東諸將通謀為內應既而懼為
卓所襲乃奔官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為河
南尹守洛陽雋聞復進兵還洛懿走雋以河
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

朱雋傳

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州郡稍
有所給謙乃上雋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
其將李傕郭汜等數萬人屯河南拒雋雋逆
擊為傕汜所破雋自知不敵留關下不敢復
前及董卓被誅傕汜作亂雋時猶在中牟陶
謙以雋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與諸
豪傑共推雋為太師因移檄收伯同討李傕
等奉迎天子乃奏記於雋曰徐州刺史陶謙
前揚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瓛
兗音巨反 眉 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

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
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
尹莫府蔡質典職儀曰諸州刺史上郡并列
郡國上何緣有上郡之文蓋本國家既遭董
卓重以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
長安隔絕不知吉凶是以臨官尹人搢紳有
識莫不憂懼以為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
剋濟禍亂自起兵已來于茲三年州郡轉相
顧望未有奮擊之功而互爭私變更相疑惑
謙等並共諮諏議消國難僉曰將軍君侯既

朱儁傳

文且武應運而出凡百君子靡不顯顯故相
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陽多持資
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會李傕用
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軍吏皆憚
入關欲應陶謙等儁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
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俟待也况天子語乎且傕汜小豎
樊稠庸兒無他遠略又勢力相敵變難必作
吾乘其閒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傕徵復
為太僕謙等遂罷初平四年代周忠為太尉
錄尚書事明年秋以日食免復行驃騎將軍

事持節鎮關東未發會李催殺樊稠而郭汜
又自疑與催相攻長安中亂故雋止不出留
拜大司農獻帝詔催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
譬郭汜令與李催和汜不肯遂留質雋等雋
素剛即日發病卒子皓亦有才行官至豫章
太守
論曰皇甫嵩朱雋並以上將之略受服倉卒
之時春秋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紀與戎紀
有執幡戎有受服服宜社之肉也爾雅
日舉大事動大眾必先有及其功成師剋威
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命斯誠葉公

朱雋傳

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

新序曰楚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

立王子閻為王王子閻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閻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以明其德也

不為諸侯者非惡其位以繁其行也今子告我以利威我非以兵吾不為也白公強之不可

遂殺之葉公子高率楚眾以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投袂奮袂也言其怒也左氏傳曰楚

子聞之投袂而起翟義方進之子舉兵將誅王莽事見前書詩曰陳師鞠旅鄭玄注云鞠

告也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業
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山東
謂上云羣帥及表氏也書稱伊尹格于皇天
論語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莊子曰孔
子見盜跖退曰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
吾幾不免虎口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
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

漢書卷六十一

夫表

華嶠譜叙曰表字偉容散侍之每言其祖

魏太尉歆

魏志曰歆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

伐汝豫之戰歸功朱雋張角之捷本之於盧

植收名歛策而已不有焉論歛策下蓋功名者

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

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能終

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

為先斯亦行身之要與論語曰顏回曰願

贊曰黃妖衝發嵩乃奮鉞孰是振旅不居不

伐老子曰功成而不居雋捷陳穎亦弭于越謂平許昭

朱雋傳

猶云句吳之類矣○劉放曰于言肅王命並

遘屯蹙蹙猶躡也

後漢書列傳第六十一 張臧校正

朱儁傳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范曄後漢書七十二

董卓傳

董卓字仲穎

卓列傳曰卓父君雅為潁川輪

是字叔穎○劉放曰按注言隴西臨洮人也

性麤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

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為殺耕牛

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十餘

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使知名為州兵馬掾常

徵守塞下

說文曰徵巡也前書曰仲穎巡徵

京師音義曰所謂遊徵備盜賊

後漢書七十二

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以方言曰所
之報藏弓謂之鞬左為羌胡所畏桓帝末以
氏傳云右屬橐鞬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為軍
司馬共擊漢陽叛羗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
匹卓曰為者則已有者則士為功者雖已乃
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城戍已校尉坐
事免後為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
中東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
敗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羗及枹罕河關羣盜
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

董卓傳

為將軍殺護羗校尉冷徵伯玉等乃劫致金
城人邊章韓遂獻帝春秋曰梁州義從宋建
涼州大人故新安令邊允從事韓約等數千
太守陳懿勸之使王國等便劫質約等數千
人金城亂懿出國等扶以到護羗營殺之而
釋約允等隴西以愛憎露布冠約允名以為
賊州購約允各千戶侯約允被購約改為遂
允改為購約允各千戶侯約允被購約改為遂
此王字當作往往字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
守陳懿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
輔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為名詔以卓為中郎
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以無功免
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溫

為車騎將軍假節執金吾索滂為副表宏漢

字公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

焉拜卓破虜將軍與盪寇將軍周慎並統於

温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美陽故城在今

雍州武北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温卓與

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

丈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為不祥欲歸

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

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走榆中

榆中縣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中温乃遣周慎將三萬

董卓傳

人追討之温參軍事孫堅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即孫權之父

也見吳志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

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

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

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

葵園狹反斷慎運道慎懼乃棄車重而退温

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卓於望垣北

望垣縣屬天水郡為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

乃於所度水中偽立鴈以為捕魚而潛從鴈

下過軍續漢書鴈字作堰其比賊追之決水

已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
於扶風封蔡鄉侯邑千戶蔡縣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字或
郃音三年春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温為
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温其冬徵温還京師
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玉文侯擁兵十餘萬進
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及與遂連和共殺涼州
刺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典略曰騰字壽成扶風茂
陵人馬援後也長八尺餘身體洪亦擁兵反
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
叛又漢陽王國自弼合衆將軍皆與韓遂合
共推王國為主悉令領其衆寇掠三輔五年

董卓傳

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
破之韓遂等復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
陽閻忠英雄記曰王國等起兵劫忠為使督
統諸部忠恥為衆所脅感恚病死遂等稍爭
權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並各分乖六年徵
卓為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
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廩賜斷絕前書音義
日牢廩食也古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
者名廩為牢
行羌胡敵腸狗態言羌胡心腸敵惡情態如
也云慙惡也郭璞曰慙怙急性臣不能禁止輒
也慙音芳別反怙音芳于反

將順安慰增異復上如其更增異朝廷不能
制頗以為慮及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為并州
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既無
老謀又無壯士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
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
命乞將之北州効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以
觀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
謀誅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
以脅太后卓得名即時就道並上書並猶曰
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

董卓傳

湯止沸莫若去薪

前漢枚乘上書曰欲湯之

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

潰癰雖痛勝於內食

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

公羊傳曰

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
蜀為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蜀為
以叛言之無君命也○劉放曰注荀寅與士
吉射者蜀為君側之惡人按公羊當更有荀
寅士吉射五字下又今臣輒鳴鐘鼓如洛陽

鳴鐘鼓者聲其罪也論語曰小子鳴鼓而攻
之典略載卓表曰張讓等悖慢天常擅操王

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高獲千金
下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使變氣上蒸

妖賊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

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

常侍段珪等

山陽公載記

劫少帝及陳留王

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

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

卒至恐怖涕泣

典略曰帝望見卓涕泣羣公

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卓與言不

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

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

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

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

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

董卓傳

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

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

并其眾

英雄記曰原字建陽為人麤略有勇善射受使不辭有警急追寇虜輒在

前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

自代之

魏志曰弘字子高安衆人

因集議廢

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

次君臣所以為政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

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

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抗高曰

昔霍光定策延年案劔有敢沮大議皆以軍

法從之坐者震動前書昭帝崩霍光迎立昌

淫亂先召丞相已下會議莫敢發言田延尚

書盧植獨曰昔太申既立不明太子也尚書

曰太甲既立不明也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

之事昌邑王凡所徵發一今上富於春秋行

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

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

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

為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為獻帝又議太后

靈帝何躡迫永樂太后孝仁董皇后至今憂

董卓傳

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左傳曰婦養姑

婦逆莫遷於永安宮遂以弒崩卓遷太尉領

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傳音

反郿今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鈇

鎖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

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

為相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封母為池陽君

置丞令劉放曰案漢書內皆是時洛中貴戚

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

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牢言

固者皆搜索取之也一日牢鹿人情崩恐不

也二字皆從去聲今俗有此言

保朝夕及何后葬開文陵靈帝卓悉取藏中

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虐刑濫罰睚眦

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卓常遣軍至陽城

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

婦女以頭繫車轆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

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虞飛廉銅

馬之屬以充鑄焉鍾虞以銅為之故買山上

義曰虞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鍾鼓之附以

猛獸為飾也武帝置飛廉館音義云飛廉神

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蛇尾文如豹文文帝

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馬置上西門

董卓傳

外名平樂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致於金馬

門外者也張璠紀曰太史靈臺及求安侯銅

亦取之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

文章不便人用魏志曰卓鑄小錢大五分無

時人以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

三輔舊事曰秦王立二十六年初定天下稱

皇帝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迹長六尺作銅

人以厭之立阿房殿前漢徙長樂宮中大

夏殿前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為十二金

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

相類焉卓素聞天下同疾閹官誅殺忠良及

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秘侍中汝南伍瓊

其

記秘作必字仲遠武威尚書鄭公業公業名

人瓊字德瑜秘音秘皆書名范曄父長吏何顥等以處士荀爽為

司空其染黨錮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為列卿

幽滯之士多所顯拔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

史英雄記馥字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吳志

文節穎川人陳留孔伋為豫州刺史英雄記

萊字公山人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素紹之徒十餘人各

與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秘陰為內主初

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秘陰為內主初

董卓傳

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

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為白

波賊眾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

却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鳩殺弘農王欲徙都

長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

能得而伍瓊周秘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卓

初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

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

秘而彪琬恐懼詣卓謝曰小人戀舊非欲沮

國事也請以不及為罪劉放曰按文當云

以字又倒卓既殺瓊秘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為
光祿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
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
兆府舍遂便時幸焉便時謂時後移未央宮
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
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
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
復孑遺○劉放曰官府居又使呂布殺諸帝
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寶時長沙太守
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先遣將徐榮

董卓傳

李蒙四出虜掠榮遇堅於梁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南與
戰破堅生禽潁川太守李旻烹之卓所得義
兵士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
時河南太守王匡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
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挑戰而潛
使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者略盡明
年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梁縣屬河南郡
今汝州縣也陽人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
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九州春秋曰卓
以東郡太守胡軫為大都督呂布為騎督軫
性急豫宣言今此行也要當斬青綬乃整齊

耳布等惡之云賊至軍衆大亂宣言相警走堅追擊之軫布敗走
卓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拒絕不受進軍大
谷距洛九十里東京賦云盟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是也卓自出與堅戰於
諸陵墓閒卓敗走却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
洛陽宣陽城門洛陽記洛陽城南面有四門從東第三門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堅乃埽
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澠
池閒以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
數敗矣無能為也唯孫堅小戇說文曰戇愚也音都降反

董卓傳

諸將軍宜慎之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
中郎將段熲屯華陰典略曰熲在華陰特修農事天子東遷熲迎貢
饋周急魏志曰武威人也煨音一回反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
餘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以禦山東卓諷朝
廷使光祿勳宣璠璠音煩又音甫表反持節拜卓為太
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官迎路拜
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轎時
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金華以金也爪者蓋弓頭為爪形也轎音甫表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彩續漢志曰轎長六尺下摩謂相逼近也云皇太子青蓋金華蚤畫轎竿

摩以弟旻為左將軍封鄆侯兄子璜為侍中
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族內外並居列
位其子孫雖在髻齒男皆封侯女為邑君數
與百官置酒宴會淫樂縱恣乃結壘於長安
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鄆高厚七丈號曰萬
歲塢今按塢舊基高一丈積穀為三十年儲
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常
至鄆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音卓
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
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

董卓傳

煇之未及得死偃轉枉案閒會者戰慄亡失
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殺
於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
氣言當有大臣殺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
溫與袁術交通遂笞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
前溫出屯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
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為溫
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
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
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

不斷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齊景

公時晉伐阿鄆而燕侵河上以司馬穰苴為

將軍使寵臣莊賈監軍賈期後至穰苴斬以

鄆音綸魏絳戮揚干魏絳晉大夫楊干公

亂行魏絳戮其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

及溫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字

伯慎漢官儀曰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

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越騎校

尉汝南伍孚謝承書曰孚字德瑜汝南吳房

人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

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閣以手撫其背孚

董卓傳

曰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

殺孚而大詬詬罵也音曰虜欲反耶孚大言

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磔裂之也音丁

磔作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時王允與呂布

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三輔決錄曰瑞字君

通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車亭侯萌有

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

告卓者卓不悟英雄記曰有道士書布為呂

也布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

升車既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

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
騎屯衛周匝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
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
都尉李肅獻帝紀曰肅呂布同郡人也與布同心勇士十
餘人偽著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
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
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
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
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音趣

董卓傳

促九州春秋曰布素使秦謂陳衛李黑等偽作宮門衛士持長戟卓到宮明黑等以長戟

俠又卓車或又其馬卓驚呼布布素施鎧於衣中持矛即應聲刺卓墜於車主簿

田儀九州春秋儀字作景及卓倉頭前赴其尸布又殺

之馳齎赦書以令宮陞內外士卒皆稱萬歲

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裳

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

是於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英雄記曰卓母

乞脫我死即時斬首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

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

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索門生又聚董氏之

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

銀八九萬斤錦綺纈縠純素奇玩積如丘山
初卓以牛輔子嬀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
分遣其校尉李催郭汜張濟英雄記催北地人劉文獻帝紀
曰催字稚然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雋
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略男女所過
無復遺類呂布乃使李肅以詔命至陝討輔
等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其
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金寶踰城
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獻帝紀曰輔帳下支胡赤
兒等素待之過急盡以家寶與之自帶二十
餘餅金大白珠瓔胡謂輔曰城北已有馬可

董卓傳

去也以繩繫輔腰踰城懸下之未及地文許
放之輔傷腰不能行諸胡共取其金并珠斬
首詣長安催汜等以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
州人并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
之牛輔既敗衆無所依欲各散去催等恐乃
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為一歲不
可再赦不許之催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為武
威人賈詡時在催軍說之魏志曰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為
平津尉遷討虜校尉牛輔屯陝曰聞長安中
議欲盡誅涼州人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
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

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
未後也催等然之各相謂曰京師不赦我我
當以死決之若攻長安剋則得天下矣不剋
則鈔三輔婦女財物西歸鄉里尚可延命衆
以為然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
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
九州春秋曰胡文才揚整脩皆涼州人王允
素所不善也及李催之叛乃召文才整脩使
何曉喻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
榮戰死軫以衆降催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
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
表宏記曰蒙為

董卓傳

催所圍長安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
有叟兵內反叟兵即蜀兵也引催衆得入城
潰放兵虜掠死者萬餘人殺衛尉种拂等呂
布戰敗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
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
面北頭門號宣平門於是大赦天下李催
郭汜樊稠等皆為將軍表崧書曰允謂催等
曰臣無作威作福將
軍乃放縱欲何為乎催等不應自拜署催為
揚武將軍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
也遂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帥何
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催等葬董卓於
郿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

後漢書卷六十五

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箴漂其棺木
獻帝起居注曰冢戶開大風暴雨水土流入
行出之棺向入輒復風雨水溢郭戶如此者
三四冢中水半所稠等共下棺又風雨
益暴甚遂閉戶戶閉大風復破其冢 催又
遷車騎將軍開府領司隸校尉假節祀後將
軍稠右將軍張濟為鎮東將軍並封列侯催
祀稠共秉朝政濟出屯弘農以賈詡為左馮
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
乃止更以為尚書典選明年夏大雨晝夜二
十餘日漂沒人庶又風如冬時帝使御史裴
茂訊詔獄原擊者二百餘人其中有為催所

董卓傳

枉繫者催恐茂赦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疑
有姦故請收之詔曰災異屢降陰雨為害使
者銜命宣布息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釋
寃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初卓之入關要韓
遂馬騰共謀山東獻帝傳曰騰父平扶風人
為天水蘭干尉失官遂留
隴西與羌雜居家貧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
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
霸橋時騰私有求於催不獲而怒遂與侍中
馬宇右中郎將劉範子焉之前涼州刺史种邵
中郎將杜稟獻帝紀曰稟與賈詡有隙脅扶
風吏人為騰守槐里欲共攻催

惟令樊稠及兄子利數萬人攻合兵攻催連
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衆來欲和騰催既而
復與騰合催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與騰等
戰於長平觀下前書音義曰長平坂名也
里十遂騰敗斬首萬餘級种邵劉範等皆死遂
騰走還涼州稠等又追之韓遂使人語稠曰
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違要當
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駢並也笑語
良久軍還利告催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
辭而意愛甚密於是催稠始相猜疑猶加稠

董卓傳

及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為六府皆參選舉帝

起居注曰催等各欲用其所舉若壹違之便
忿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先
從催起汜次之稠次之時長安中盜賊不禁

白日虜掠催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

不能制而其子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穀一

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啖音徒
敢反白

骨委積臭穢滿路帝使侍御史侯汶音出太

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降帝疑

賦郵有虛賦布也
郵憂也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

知不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

漢書卷六十七

以下皆詣省閣○劉攽曰案文閣當作閣門也謝奏收侯

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

後多得全濟明年春催因會刺殺樊稠於坐

獻帝紀曰催見稠果勇而得衆心疾害之醉酒潛使外生騎都尉胡封於坐中拉殺稠

由是諸將各相疑異催記曰李催數設酒請記或留記止宿記妻懼遂復理兵相攻宏表

與催婢妻私而奪己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催送饋記妻乃以政為藥記將一食妻曰食從外

來黨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催請記大醉記疑催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相猜疑

也安西將軍楊定者故卓部曲將也懼催忍

害乃與氾合謀迎天子幸其營催知其計即

董卓傳

使兄子暹音織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

子皇后太尉楊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

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是暹

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催營彪等皆徒

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催又徙御府金帛

乘輿器服而放火烧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

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人和催氾氾不

從遂質留公卿彪謂氾曰將軍達人聞事奈

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

行邪氾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

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僮矢
及帝前獻帝紀曰汜與僮將張苞張龍謀誅
苞等燒屋火不然而汜兵弓弩又貫僮耳僮將
揚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僮於是汜眾乃
退是日僮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
俱僮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獻帝紀曰僮令
守察盛夏炎暑不能得冷冰水飢渴流離上以
前移宮人及侍臣不得以穀米自隨入門有
禁方不得出市困乏使就僮索粳米五斛牛
骨玉具欲為食賜宮人左右僮不與米取父
牛肉牛骨給皆已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白
臭蟲不可啖食池陽縣故城在西北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解

董卓傳

譬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僮汜酈
先譬汜汜即從命又詣僮僮不聽曰郭多盜
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
略士眾足辦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
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左右助也汜一名多
酈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僮
怒呵遣酈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偽不及
酈得以免僮乃自為大司馬獻帝起居注曰
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巫覡謳擊鼓下神祭
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為又於朝廷省
門外為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祀之天子使
左中郎將李國持節拜僮為大司馬在三公

神之助乃厚賜諸巫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
以萬數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
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敦請催求東歸
十反乃許表宏記曰濟使太官令孫車駕即
日發邁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
非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
車前侍中劉文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揚
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却何敢迫近至李
尊邪汜等兵乃却既度橋士眾咸稱萬歲李
催出屯曹陽以張濟為驃騎將軍復還屯陝
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楊奉興義將
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為安集將軍蜀志

董卓傳

獻帝舅也裴松之注曰汜等並侍送乘輿汜
承靈帝母太后之姪日汜等並侍送乘輿汜
遂復欲脅帝幸郿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
棄軍還就李催車駕進至華陰帝王紀曰帝
溥喻汜汜以屯部未定乞須留之溥因罵汜
須留之吾不忍見卿所行請先殺我寧輯將
以章卿惡汜得溥言切意乃少喻
軍段熲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帝幸
其營初楊定與熲有隙遂誣熲欲反乃攻其
營十餘日不下袁宏記曰熲與楊定有隙熲
中种輯素與定親乃言曰段熲欲反上曰熲
屬來迎何謂反對曰迎不至界拜不下馬熲
色變必有異心太尉楊彪等曰熲不反臣等
敢以死保車駕可幸其營董承揚定言曰郭

記今且將七百騎來入煨營天子信而煨猶
之遂露次於道南奉承定等功也
奉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傕郭汜既
悔令天子東乃來救段熲因欲劫帝而西楊
定為汜所遮亡奔荊州而張濟與楊奉董承
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
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稱數皆
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獻
傳曰掠婦女衣被連違不時解即斫之有
美髮者斷取東死及嬰兒隨流而浮者塞水
射聲校尉沮雋被創墜馬李傕謂左右曰尚
可活不雋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

董卓傳

賊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殺之表崧書曰俊年

訾寶負其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譖傕等

與連和而密遣閒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

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

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斬首

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李樂擁衛左右胡

才楊奉韓暹去卑為後距傕等復來戰奉等

大敗死者甚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

里中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

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承奉等夜乃潛

議過河

表宏紀曰催犯繞營叫呼吏士失色

過砥柱出盟津揚彪曰臣弘農人也自北以

東有三十六難非萬乘所當登宗正劉文亦

時自傾危况今無師太尉所慮是也使李

樂先度具舟船舉火為應帝步出營臨河欲

濟岸高十餘丈乃以絹縋而下類反音直餘人

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

知爭赴船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擊披之斷

手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宋

金吾伏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為催兵所掠

董卓傳

奪凍溺死者甚衆既到太陽止於人家

太陽屬

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在大河之陽也即今陝

州河北縣是也十三州記曰傳巖在其界今

住允然後幸李樂營百官飢餓河內太守張

尚存楊魏志曰揚字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

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縣帛悉

賦公卿以下封邑為列侯邑字文都北地涇

同歲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楊為安國將軍皆

假節開府其壘壁羣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

至乃以錐畫之或齋酒肉就天子燕飲魏志

與持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

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諧將或遣

婢詣省或問賣酒送天子侍中不通喧呼罵
詈也○劉放曰注遣婢詣省或問按問當作
閣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催
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器
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催汜相
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
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閒關中無復人跡建安
元年春諸將爭權韓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
楊乃使承先繕修洛宮七月帝還至洛陽幸
楊安殿張楊以為己功故因以楊名殿獻帝起居
注曰舊時宮殿悉壞倉卒之際拾撫故瓦乃

董卓傳

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
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何事京師遂遂野王
楊奉亦出屯梁乃以張楊為大司馬楊奉為
車騎將軍韓暹為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
節鉞暹與董承並留宿衛暹矜功恣睢恣睢自任
用之貌睢音火季反干亂政事董承患之潜召兗州牧
曹操操乃詣闕貢獻稟公卿以下因奏韓暹
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
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衛將軍董
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人為列侯贈沮雋

為弘農太守

袁宏紀曰誅議郎侯祈尚書馮

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丁冲种輯尚書

劉艾馮翊韓斌東郡太守揚眾議郎羅邵伏

德趙麤為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偽

為弘農太守曹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

楊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獻帝春秋

日車駕出洛陽自轅轅而東揚奉韓暹引軍

追之輕騎既至操設伏兵要於陽城山狹中

大敗奉暹奔袁術遂縱暴楊徐閒明年左將

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還并州道為人所

殺九州春秋曰暹失奉孤特與千胡才李樂

留河東才為怨家所害樂自病死張濟飢餓

董卓傳

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為其將伍習所殺

三年使謁者僕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熲等

討李傕夷三族典略曰高頭至以段熲為安

南將軍封閩鄉侯閩今作閩流俗誤也文四

年張楊為將楊醜所殺魏志曰楊素與呂布

殺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為之以董承為車

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曹公以董承為車

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

已百官備真而已帝忌操專偏乃密詔董承

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

後漢傳六十二

种輯議郎吳碩結謀事泄承服輯碩皆為操
所誅韓遂與馬騰自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
隴據關中操方事河北慮其乘閒為亂七年
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後徵
段煨為大鴻臚病卒復徵馬騰為衛尉封槐
里侯騰乃應召而留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
超與韓遂舉關中背曹操操擊破之遂超敗
走騰坐夷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韋康太僕
子也弟誕魏復據隴右十九年天水人楊阜
破超魏志曰阜子義山天水冀人也韋康以
為別駕馬超率萬餘人攻冀城阜率國

董卓傳

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弟岳
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
拒守而救兵不至超入拘岳於冀殺刺史太
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外兄姜敘
屯歷城阜少長詣敘家見敘母說前在冀中
時事獻敘悲甚敘曰何為耳阜曰守城不能
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天下時敘
母慨然勅從阜計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襲
歷城得敘母罵之曰若背父之逆子弑君之
祭賊天地豈父容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
之阜與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季死者七人超
遂南奔張魯○劉放曰注阜少長詣敘家又
云得敘母罵之一語此言阜自少長於敘家
後人不曉妄加一日案此言阜自少長於敘家
超奔漢中降劉備蜀志曰超字孟起既奔漢
書請降備遣迎超將兵徑到韓遂走金城羌
城中震怖璋即稽首

董卓傳

董卓傳

董卓傳

董卓傳

稱河首平漢王

建以居河上流故稱河首也

署置百官三

十許年曹操因遣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悉

魏志曰淵字妙才沛國人也為征西

論曰董卓初以虓鬪為情

貌也因遭崩剝之勢

剝猶亂也左傳曰天實剝亂

故得蹈藉

彝倫毀裂畿服

彝常也倫理也書曰裂冠毀

夫以剝肝斲趾之性

冕畿謂三畿也服九服也

其彝倫攸敘左傳曰裂冠毀

則羣生不足以厭其快然

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

折屈也謂忍性屈情

尚有盜竊之道焉

荀爽

莊子曰盜亦有道乎

董卓傳

曰何適無有邪夫妾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

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

不備而能成大盜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

謂催崑岡之火自茲而焚

書曰火炎崑崙版蕩

之篇於焉而極

詩小雅曰上帝版版下人卒

言厲王為政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又蕩

多辟鄭玄注云蕩

蕩法度廢壞之貌

嗚呼人之生也難矣

左傳

生實難乎其有

天地之不仁甚矣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

不獲死乎

贊曰百六有會

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為

狗為芻

五陰危四陽為旱陰為水初入元

過剝成災

百六歲有陽危故曰百六之會

元

九度陽危

百六歲有陽危故曰百六之會

元

九度陽危

百六歲有陽危故曰百六之會

元

九度陽危

百六歲有陽危故曰百六之會

元

九度陽危

百六歲有陽危故曰百六之會

元

九度陽危

百六歲有陽危故曰百六之會

元

九度陽危

百六歲有陽危故曰百六之會

元

九度陽危

百六歲有陽危故曰百六之會

元

九度陽危

百六歲有陽危故曰百六之會

元

九度陽危

百六歲有陽危故曰百六之會

元

九度陽危

百六歲有陽危故曰百六之會

元

九度陽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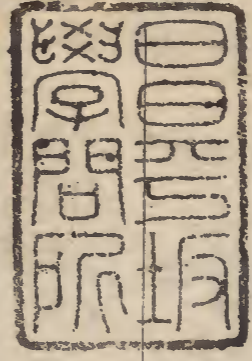
易曰大過棟橈本末弱也董卓滔天干逆三

才滔漫也尚書方夏崩沸詩小雅云百川沸

皇京煙埃無禮及餘稷遂廣左傳

必自及禮矢延王輅兵纏魏象周禮中車氏掌

闕也魏象區服傾回人神波蕩王之五輅纏繞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張臬校正

董卓傳

天保不西 墨付七十七丁

